

【全译注释修订本】

A JUDGE
DEE MYSTERY



大唐狄公案

四漆屏



NLIC 2970701835

南怀瑾推荐

西方汉学大师经典之作

列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必读书目

【荷兰】高罗佩(Robert van Gulik) / 著

陈来元 胡明 / 译



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【全译注释修订本】

大唐狄公案

四漆屏

2



【荷兰】高罗佩(Robert van Gulik) / 著



NLIC 2970701835



海南出版社
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The Lacquer Screen Copyright © 1962 by Robert van Gulik
The Chinese Lake Murders Copyright © 1960 by Robert van Gulik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11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(Hainan
Chu Ban She)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omas van Gulik, Amsterdam, The
Netherlands
ALL RIGHTS RESERVED
中文简体字版权 © 2011 海南出版社
本书由荷兰阿姆斯特丹 Thomas van Gulik 授权出版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30 -2009 -004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大唐狄公案·四漆屏/(荷)高罗佩(Gulik, R. V.)著；陈来元等译。
—海口：海南出版社，2011.5
ISBN 978 -7 -5443 -3701 -4
I. ①大… II. ①高…②陈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荷兰—现代
IV. ①I563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9874 号

大唐狄公案——四漆屏

作 者：[荷兰] 高罗佩(Robert van Gulik)
译 者：陈来元 胡 明
责任编辑：黄宪萍
装帧设计：第三工作室·黎花莉
责任印制：杨 程
印刷装订：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读者服务：杨秀美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邮编：570216
电话：0898 -66812776
E-mail: hnbook@263.net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出版日期：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开 本：787mm ×1092mm 1/32
印 张：10.25
字 数：149千
书 号：ISBN 978 -7 -5443 -3701 -4
定 价：19.80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：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，违者必究】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回本社更换

目 录

四漆屏 1

县令家的四漆屏图案有了奇怪的改动，难道这图案暗示了什么离奇的事件？与此同时，一名钱庄掌柜莫名其妙地自杀身亡。于是，狄公与乔泰二人乔装混迹于一帮盗贼中间明察暗访……

湖滨案 169

在古老县城的花船上，狄公撞上一一起谋杀案。正当他对此案进行勘查时，却又碰上了两起新的疑案。很快，狄公发现自己身陷于贪婪和邪恶之中……



四漆屏

陈来元 胡 明 ⊙ 译



第一章

牟平县县令滕侃直立在书斋的门后呆呆地发愣，只觉头晕目眩，神魂颠倒，眼前飞星乱闪，什么都看不清楚了。他闭上了眼睛，慢慢抬起双手压一压太阳穴，剧烈的头痛渐渐缓解，耳朵也不嗡嗡作响了。

时已入夏。县衙里，午休后的衙役们又开始忙碌起来。滕县令听到后院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，心里想：该是管家来给他送茶了。

这时，他的魂灵总算附了体，自觉神智渐渐清醒，目光也亮了起来。

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抬起眼来再向书斋里细细看去，却是一滴血迹也没有。巨大的紫檀木书桌漆得亮亮的，像面镜子一般，将绿玉花瓶中快要枯萎的花叶都映出了影儿。他恍惚想到他的夫人就要来给花瓶换上新花了，因为她总不忘从花园里摘些花来插在花瓶里。

忽然，他的神经一阵剧烈震荡，只感到全身痉挛，

晕眩又一次向他袭来。他蹒跚着走到了书桌旁边，扶着光滑的桌沿气喘吁吁地转了几转，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，紧紧地抓住太师椅的扶手，死劲地挣扎着、喘息着。

晕眩过去之后，他慢慢睁开双眼，猛然发现靠墙立着的那座高大的朱漆屏风，心里不由一阵寒噤。他迅速移开了目光，然而这漆屏却像是随着他的视线在移动。他瘦长的身躯开始战栗起来，本能地又将身上穿的青色旧袍裹紧了胸襟。“难道我真是疯了吗？”他心里想。

他的额头上直冒冷汗，牙齿捉对儿厮打，浑身如同中风麻木一般。他从书桌上拿起一卷公文，强迫着自己聚起精神来阅读。

“老爷，请用茶。”老管家托着茶盘走了进来。他习惯地想答应一声，但唇焦舌敝却连一个字儿也吐不出来。只用那战抖的手接过茶盅，很快呷了一口。

老管家侍立一旁，像是要启禀什么事情。

滕县令厌恶地看了他一眼，生气地咂了咂嘴，却没有说出什么来。

“老爷，”老管家轻声地说，“有位沈先生送来一封信，说是要见老爷，此刻正在外厅等候。”

他满腹狐疑地看了一眼那封套，封套上醒目地写着：牟平县县令滕侃亲启。左下角是登州刺史府的大红印。滕县令拿起信，便伸手去摸他的裁纸竹刀。

作为登州刺史辖下的一名七品县令，他只不过是强盛的大唐帝国庞大的行政机器中的一个齿轮，但是

在他自己管辖的牟平县里，却是十万百姓的父母官，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。老管家信还算送得及时，照他的经验，带着上司官印信函的客人是不能怠慢的。谢天谢地，他的脑子这会儿已经可以有条有理地思考问题了。

他裁开封套，里面是一张官府用的公笺，公笺上简短地写着三行字：

滕侃密鉴：蓬莱县县令狄仁杰，于州衙议事之余，欲在牟平稍行耽搁。望严隐其姓名，宽与其便宜为盼。

刺史私章

滕县令将信慢慢折叠起来，心里寻思道：“这位蓬莱县的同行恰恰在这个尴尬的时候来到这里，又不肯露出姓名，莫不是出了什么麻烦的事情？刺史大人处理公事总是那么藏头露尾的，现在他介绍这位狄相公来此，会不会是微服私访，要瞒着我查缉什么弊端？”他想到自己如今不能推病不见，因为衙中上上下下的人都看着自己早上还好端端的，尽管他这会儿真像个得了失心疯的样子。他一仰脖把剩下的茶一饮而尽，便吩咐道：“再进一盅茶来，与我打点衣帽见客，请沈先生到此书斋叙礼。”

滕县令穿戴整齐，坐在一把双人乌檀靠椅上，身旁空着一个座位，专等那沈先生到来。

这书斋庭户虚敞，窗棂明亮。正中墙上一幅金碧

山水，墙下一排四扇朱漆屏风，却被那大书桌遮了一半高低。右边书架上满堆着书籍。沿窗一张长方几上摆列着文房四宝。窗外竹篁萧萧，石泉潺潺，煞是清雅。那滕侃坐在太师椅上，只呆呆望着那四扇漆屏出神。

门开了，老管家进来禀报，呈上一张大红名帖。名帖上黑溜溜两个大字：沈墨。左下角注着身份：福源商号牙佺。滕侃抬头看时，只见一个躯干丰伟、相貌轩昂、颌下飘着长长美髯的人跟着步进房来。他慌忙欠身拱手说道：“不知沈先生驾临敝邑，有失迎迓。今日得睹风采，深慰平生。”说着溜眼看了看这位冒了沈墨名字的蹊跷的同行。见他穿一件褪了色的鸦青葛袍，头上一顶黑弁帽，足下一双黑皮靴，浑身虽无一点官员的装束，却是人才雄伟，气度不凡，心里先是服了三分。

狄仁杰长揖答礼，宾主就座。管家献茶毕，滕侃使了一个眼色，老管家唯唯退出。

狄仁杰飞快地看了滕侃一眼，声音温恭地说：“滕相公风流儒雅，蜚声诗苑，我在京师奉职之时便已久仰大名了。相公笔下那十来卷诗作，真是行行锦绣，字字珠玑，令人感奋鼓舞，喝彩不已。”

“狄年兄过誉了，”滕侃忙答道，“我闲时胡乱涂上几行歪诗，只是为了一时消遣，实不敢劳年兄屈尊枉读。论文学，年兄乃是当今泰斗，自领一代风骚。况且政绩昭著，朝野播扬，专断滞狱，勘破如神……”他微微又感到一阵晕眩。停了一停，又说道：“容我无



狄公拜见滕县令

礼动问一声，刺史大人手札之中命我严隐年兄名讳，莫不是特来敝邑查办什么案子？”

“滕相公此话差了，”狄公笑道，“刺史大人的信游离了辞色，你好歹不要为此存下疑心。你知道这蓬莱县是我外放的第一个任所，公事十分冗繁，直到今天才偷得暂时的清闲，专想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消消乏。听说贵邑山川风物甚是幽美，且有许多名胜古迹可寻。所以暂时就隐藏了姓名，欲想尽情享用几天，亦可省了许多麻烦和应酬。你知道我的名帖上写着‘福源商号牙佺’，也就大可不必拘泥。”

滕侃点头说道：“原是这样。”心里却怨着狄公来逛山水却不拣个时候。

“不知年兄带了多少衙员随身？”

“只有一名亲随干办，名唤乔泰。”

“二位乔装百姓，往来于三街六市之间，会不会乱了礼数，比如说‘不敬’？”滕侃疑惑不解地问道。

“我却从未这样想过。”狄公觉得有趣，随之要求道，“请先为我们安排一个整齐干净的旅店，千万要避人耳目，再指点一下几处名胜的所在。”

滕侃慢慢呷了一口茶，说道：“原谅我不能奉陪年兄把手同行。我安排你们到飞鹤旅店住下。这旅店不仅僻静稳当，宽敞整洁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离我这衙门很近，你若有个不便，可以径来内衙找我。至于逛山水、游名胜，我的总管潘有德正好替你们当个向导。他土生土长，对这牟平县的一山一石、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。我领你就去见他，此刻他正在衙舍

里办公哩。”

滕县令说着就站了起来，搀着狄公要走。狄公见他神情恍惚，步履踉跄，问道：“滕相公有点不舒服？”

“不打紧，只是头有点晕，身子困乏得慌。”滕侃言罢淡淡一笑。

老管家候在书斋门口，见主人出来，赶忙上前扯了扯滕县令的衣带，小声禀道：“老爷，上房丫头来报说，太太中午后一直不见起身。”

滕老爷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老管家迟疑了一下，又鼓足了勇气说：“太太的房门可紧锁着……”

滕老爷不动声色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半晌才说：“知道了。我忘了告诉你们，太太午饭后到乡下的庄子里看望她姐姐去了。”

他见管家还在犹豫，便生气地训斥道：“你不见我正在陪客！”

“还有一事不敢不禀告……”老管家战战兢兢，哆嗦着声音说道，“太太房里的大花瓶不知被谁打碎了。”

“以后再作计较！”滕侃不耐烦地说，一面引着狄公向后院走去。

路上，滕侃突然说道：“狄年兄在敝邑滞留期间，还望不吝多多赐教。我正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想要请教，你什么时候来找我都行。啊，请向这边拐。”

从衙斋的后院穿出便是一座花园，潘师爷的衙舍

就在花园对面一个庭院里。

潘师爷正伏在书桌上忙碌，书桌一边堆着厚厚一大沓公文。他抬头见上司陪同客人走来，慌忙离座踉跄着步子上前躬身作揖。

滕侃郑重其事地对潘有德说：“这位是福源商号的沈先生，刺史大人专门有信向我介绍了他。沈先生想在本县游览几日，观赏些山水名胜，还望你代我尽心照应，为沈先生解说推荐。公堂还有那起案子等着推问，我得先去料理一下。沈先生请方便，恕我失陪了。”

说罢，长揖赔笑，告辞而去。

潘师爷拉了把椅子让狄公坐了。狄公见那潘师爷心事重重，显得神情不安，心里思忖这公堂上定是遇到了疑难的案子。可是当他向潘师爷询问时，潘师爷却正色答道：“不曾有什么疑难的案子，衙门近来一向平安无事，公堂上只是一些日常庶务^①需要料理。”

狄公道：“只因刚才从滕老爷的言语中听来，像是暗示有什么疑难的事情缠上了他，所以随便问问。”

潘有德皱了皱眉头，停了一会儿，才慢慢说道：“这个却不甚清楚……要不就是那花瓶的事，不知哪个笨丫头将太太房中的花瓶打碎了。老爷平日里十分珍爱这只花瓶，听说是他家祖传的宝物。而今丫头们谁也不肯承认，老管家叫我暗里查问一下。老爷是个性情孤僻的人，闲常待人接物也甚是冷淡。他为这花

^① 庶务——旧时指机关团体的事务。

瓶一定感到忧伤，他刚才进来时我见他脸色很苍白。”

“他一向有什么疾病没有？”狄公问道，“我也见他脸色十分难看。”

“哦，没有。”师爷回答，“他从未抱怨过他身体不好，近来还倒越发精神哩。一个月前他在后院滑了一跤，扭伤了脚踝，行走不便，如今伤也早已痊愈了。要不然是夏天太炎热，令他很有些烦躁。哦，好了，沈先生，现在让我想想你该先去观赏什么地方吧。这城外东北有一座牟平山……”

潘有德将这牟平的山川胜迹、风物掌故细细与狄公说了一遍。狄公发现他是一个博览群书，很有教养，且对本地历史掌故、佳话逸闻极感兴趣的人。

狄公告诉他今天还得先去飞鹤旅店安顿歇宿，明天才能正式游览。他的一个伙计还在衙门后面那家茶馆中等着他呢。

潘师爷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带你从那后院的一扇角门出去，这样就省得你从衙门正面去绕个大圈子了。”

潘师爷领着狄公走出衙舍的庭院，沿着右首一条长长的、没有窗户的走廊摸索着向前走去。潘师爷尽管脚有点跛，但走起路来却很利索。走廊不见光线，绕了好一会儿才到了尽头。潘师爷掏出钥匙将那角门的锁头打开，微笑着说：“这扇角门算来也是本县的一处名胜了，七十年前为对付盗贼，修下了这个秘密出口……”

狄公忙打断师爷的话头，道了声谢便闪身出了角

门。角门外是一条僻静的后街。

狄公拐了两个弯便找到了那个茶馆，他约定了乔泰在那里等他。

茶馆里挤满了人。有钱而无事的茶客在那里悠闲自得地品茶、嗑瓜子。

狄公径直向角落里一张桌子走去。乔泰正翻阅着一本书。他穿着一件茶末色葛袍，头上戴一顶缎子面的黑色圆帽。虎背熊腰，金刚般的身子长着一张英俊的脸面。他抬头见狄公走进茶馆，不由露出一脸喜色，说道：“没想到老爷这般早就回来了。”

“记住，别再叫我‘老爷’，我从现在起是沈先生。喂，茶博士，上茶！”

离他们桌子不远的一张椅子上，半坐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人。这人容貌狰狞，面皮蜡渣儿黄，一道显而易见的长疤痕从下颚一直延伸到右眼凹陷的眼窝。这道疤痕毁坏了他的嘴唇，使他的嘴看上去好像无休止地在冷笑。他用一只枯柴般的手歪托住面颊，然后用皮包骨头的肘部撑在桌子上，将身子略微向前倾斜，竖起双耳一意思偷听狄公和乔泰的谈话。茶馆里人声嘈杂，一片喧嚣。他无法听清他们说的什么，很是失望，于是就用他的一只不怀好意的眼睛死死盯着这两个外乡人。

乔泰向周围扫了一眼，偶然发现那个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们，便小声地对狄公说：“留意身后那个家伙！他看上去就像刚从毛壳里爬出来的令人恶心的一条小虫。”

狄公斜眼溜了一瞥，赞同道：“对！瞧他那样子，确不是个善类。噢，乔泰，你刚才在读一本什么书？”

“是向茶博士借来的牟平县游览志，随便翻翻。我们到这里游山逛水，不可不读。”

乔泰将那书推到狄公面前，指着一页继续说道：“这儿有一座将军庙，说是庙里有十二尊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，出于南朝一个著名的雕塑家之手，雕的都是古来有名的大将。啊，这里说是有一眼热泉……”

“这些，刚才衙里一个潘师爷都给我介绍了，要全部游遍，日程看来颇紧。”狄公呷了一口茶，又说道，“唉，我的这位姓滕的同行太使我失望了，一个很有名望的诗人竟然很不健谈，也没有乐天达观的胸襟，相反倒是个一脸病容、整天忧心忡忡的人。”

“你还能指望他帮你点什么忙吗？”乔泰说，“难道你忘了他只娶了一位夫人吗？像他这样体面的老爷，这就有些奇怪了。”

“这怎能说是奇怪？”狄公带着责备的口气说，“你可不知道滕县令和他的夫人是夫妻恩爱的模范。他们结婚已有八年，虽然没有子女，但他却从未纳小。京师的名流学士都很是钦慕，称他们是‘终始比翼’。滕夫人名叫银莲，同滕县令一样也是诗才横溢，一肚子的丽章秀句。这种吟咏作诗的共同兴趣使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。”

乔泰嘟囔道：“我不懂得诗，但总觉得少了女人，诗大概是写不好的。你们作诗的人不是常说灵感吗？”

狄公懒得去批驳乔泰的胡说。他的注意力被旁边